



河東先生集卷第三十四

書

與太學諸生喜詣闕留陽城司業書

城字允宗自諫議大夫遷國子司業以事出為道州刺史太學諸生詣闕請留之公遺諸生書勉勵其志時公作集賢正字云

二十六日貞元十四年九月也集賢殿正字柳宗元敬

致尺牘尺牘書版也長一尺廣一尺故云尺牘太學諸生足下始朝

廷用諫議大夫陽公為司業陽城傳德宗召

及裴延齡誣逐陸贄張滂李充等城乃約拾遺王仲舒守廷英器上疏極論延齡罪且顯



元日延齡為相吾嘗取白麻壞之貞諸生陶

元十一年七月坐是下遷國子司業

照醇懿熙然大洽于茲四祀而已詔書出為

道州貞元十四年太學生薛約言事得罪謫

刺史連州城送之郊外帝惡城黨有罪出為

然不喜非特為諸生戚戚也乃僕亦失其師

表而莫有所矜式焉既一有而署吏有傳致詔

草者僕得觀之蓋主上知陽公甚熟嘉美顯

寵勤至備厚乃知欲煩陽公宣風裔土一無

早布美化于黎獻也遂寬然少喜如獲慰薦

于天子休命然而退自感悼幸生明聖不諱

之代不能布露所蓄論列大體聞於下執事

冀少見採取而還陽公之南也翌日退自書

府就車于司馬門外聞之於抱關掌管者道

諸生愛慕陽公之德教不忍其去頓首西闕

下懇悃至願乞留如故者百數十人城之出

生何蕃李儻王魯卿李譚等二百人頓首闕

輒用撫手喜甚震抃不寧不意古道復形于

下請留城守闕下數日為吏遮抑不得上

今僕嘗讀李元禮

李元禮李膺也傳云太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林宗賈

偉節為之冠並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稭叔夜相褒重學中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

傳市晉書嵇叔夜名康坐呂安事將刑東觀其

言太學生徒仰闕赴訴者僕謂訖千百年不

可觀聞乃今日聞而觀之誠諸生見賜甚盛

於戲音烏始僕少時嘗有意遊太學受師說

以植志持身焉當時說者咸曰太學生聚為

朋曹侮老慢賢有墮窳敗業窳音庚而利口食

者有崇飾惡言而肆鬪訟者左傳文十八年毀信廢忠崇飾

言惡有凌傲長上而誅罵有司者

漢書立而誅語。許蘇內

切責其退然自克特殊於眾人者無幾耳僕

聞之恟駭怛悸恟許勇虛容二切怛當割切悸其季切良痛其

遊聖人之門而眾為是嗜嗜也孟子事君無義進退無禮

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嗜嗜也。嗜徒合切與脊同遂退託鄉閭家塾

考厲志業過太學之門而不敢跼顧尚何能

仰視其學徒者哉今乃奮志厲義出乎千百

年之表何聞見之乖刺歟刺盧切豈說者過也

將亦時異人異無嚮時之桀害者耶其無乃

陽公之漸漬導訓漸子廉切明效所致乎夫

如是服聖人遺教居天子太學可無愧矣於

戲陽公有博厚恢弘之德能并容善偽并字無

來者不拒曩聞有狂惑小生謂薛也依託門下

或乃飛文陳愚醜行無賴而論者以為言謂

陽公過於納汙左傳汙無入師之道是大不

然仲尼吾黨狂狷論語吾黨之小子狂簡斐

狷又古縣切南郭獻譏荀子法行篇南郭惠子

何其雜也子貢曰君子正身以俟欲來者不

拒欲去者不止良醫之門多病人擧括之側

多枉木是曾參徒七十二人致禍負芻孟子

居武城有越寇曾子曰無寓人於我室毀傷

其薪木寇退則曰脩我牆屋我將反左右曰

沈猶行曰是去以為民望寇退則反始於不可

禍從先生者七孟軻館齊從者竊

上宮有業履於牖上館人求之不得或曰若

是非從者之庾也曰子以是為竊履求

也何其拒人也見論語俞扁之門皆良醫也

不拒病夫繩墨之側不拒枉材師儒之席不

拒曲士理固然也且陽公之在于朝四方聞

風仰而尊之貪冒苟進邪薄之夫庶得少沮
其志不遂其惡雖微師尹之位而人實具瞻
焉與其宣風一方覃化一州其功之遠近又
可量哉諸生之言非獨為已也於國體實甚
宜願諸生勿得私之得一無想復再上故少佐
筆端耳勗此良志勗音旭俾為史者有以紀述
也努力多賀努力切勉也柳宗元白

答韋中立論師道書

中立史無傳新
史年表云潭州
刺史彪之孫不書爵位觀其求
師好學之志公答以數千言盡

以平生為文真訣告之必當時
佳士也書中謂余居南中九年
此書元和八年在永作集有送
韋七秀才下第序言中立文高
行惡而不錄於有司當在此書
後作中立於元和十四年中第
二十一日宗元白辱書云欲相師僕道不篤
業甚淺近環顧其中未見可師者雖常好言
論為文章甚不自是也不意吾子自京師來
蠻夷間乃幸見取僕自卜固無取假今有取
亦不敢為人師為衆人師且不敢況敢為吾
子師乎孟子稱人之患在好為人師由魏晉

氏以下人益不事師今之世不聞有師有輒
譁笑之以為狂人獨韓愈奮不顧流俗犯笑
侮收召後學作師說因抗顏而為師世果羣
怪聚罵指目牽引而增與為言辭愈以是得
狂名居長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東如是者
數矣洪興祖曰子厚與韋中立書云韓愈奮
抗顏而為師云云報嚴厚與書云僕才能勇
敢不如退之故不為人師余觀退之師說非
好為人師者也學者不歸子屈子賦曰邑犬
厚歸退之故子厚有此說耳僕往聞庸蜀之南恒雨
羣吠吠所怪也出懷沙賦僕往聞庸蜀之南恒雨

少日日出則犬吠余以為過言前六七年僕
來南二年冬幸大雪踰嶺被南越中數州數
州之犬皆蒼黃吠噬狂走者累日至無雪乃
已然後始信前所聞者今韓愈既自以為蜀
之日而吾子又欲使吾為越之雪不以病乎
非獨見病亦以病吾子然雪與日豈有過哉
顧吠者犬耳李石曰退之為蜀之日子厚為
越之聖夫師至二子可無憾也
難矣樓昉曰此子厚薄處固度今天下不吠
者幾人而誰敢銜怪於羣目以召鬧取怒乎

僕自謫過以來益少志慮居南中九年增脚
氣病漸不喜鬧豈可使呶呶者早暮嘒吾耳
騷吾心則固僵什煩憤僵音姜憤古對切逾不可過
矣平居望外遭齒舌不少獨欠爲人師耳抑
又聞之古者重冠禮將以責成人之道是聖
人所尤用心者也數百年來人不復行近有
孫昌胤者獨發憤行之既成禮明日造朝至
外廷薦笏薦摺也言於鄉士曰某子冠畢應之
者咸憮然憮音武改容也京兆尹鄭叔則貞元初鄭叔則爲京

兆尹五年二月惴然曳笏却立曰何預我耶

貶永州刺史

廷中皆大笑天下不以非鄭尹而快孫子何

哉獨爲所不爲也今之命師者大類此吾子
行厚而辭深凡所作皆恢恢然有古人形貌
雖僕敢爲師亦何所增加也假而以僕年先
吾子聞道著書之日不後誠欲徃來言所聞
則僕固願悉陳中所得者吾子苟自擇之取
某事去某事則可矣若定是非以教吾子僕
材不足而又畏前所陳者其爲不敢也決矣

吾子前所欲見吾文既悉以陳之非以耀明
于子耶欲以觀子氣色誠好惡何如也今書
來言者皆大過吾子誠非佞譽誣諛之徒直
見愛甚故然耳始吾幼且少爲文章以辭爲
工及長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爲炳炳
烺烺烺音朗炳烺烺火明貌務采色夸聲音而
以爲能也凡吾所陳皆自謂近道而不知道
之果近乎遠乎吾子好道而可吾文或者其
於道不遠矣故吾每爲文章未嘗敢以輕心

掉之

掉徒切

懼其剽而不智也

剽匹切

未嘗敢以

怠心易之懼其弛而不嚴也未嘗敢以昏氣

出之懼其昧沒而雜也未嘗敢以矜氣作之

懼其偃蹇而驕也抑之欲其與揚之欲其明

疎之欲其通廉之欲其節激而發之欲其清

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本

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恒本之禮以

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

動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叅之穀梁氏以厲

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老莊以肆其
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
參之太史以著其潔太史公謂司馬遷也梁
後世詞宗未嘗極道原而間見於詩文若書
韓愈進學解云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
如同工異曲是以原介莊周司馬遷之間也
宗元與韋中立書曰參之老莊以致其幽參之
之國語以博其趣亦以其辭配莊老太史與韓
愈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為之文也凡若
此者果是耶非耶有取乎抑其無取乎吾子
幸觀焉擇焉有徐以告焉苟函來以廣是道

予不有得焉則我得矣又何以師云爾哉取
其實而去其名無招越蜀吠惟而為外廷所

笑則幸矣宗元白一作復白

答貢士元公瑾論仕進書

公嘗有選元秀才下

第東歸序即公瑾也序所謂從
計京師受丙科之薦獻藝春鄉
當三黜之辱與書所謂深寡和
之憤積無徒之嘆之意同書當
在序之前貞元十七
八年尉藍田時作

二十八日宗元白前時所枉文章諷讀累日
辱致來簡受賜無量然竊觀足下所以殷勤

其文旨者豈非深寡和之憤宋玉對楚王問其曲彌高其和

彌寡。和積無徒之嘆懷不能已赴訴於僕

乎如僕尚何為者哉且士之求售於有司或

以文進或以行達者稱之不患無成足下之

文左馮翊崔公先唱之矣秉筆之徒由是增

敬足下之行汝南周穎客又先唱之矣逢掖

之列亦以加慕禮記孔子少居魯衣逢掖之衣註逢大也大袂禪衣也

夫如是致隆隆之譽不久矣又何戚焉古之

道上延乎下下倍乎上上下下洽通而薦能之

功行焉故天子得宜為天子者薦之於天諸

侯得宜為諸侯者薦之於王大夫得宜為大

夫者薦之於君士得宜為士者薦之於有司

薦於天堯舜是也孟子堯薦舜於天薦於王周

公之徒是也薦於君鮑叔牙子罕子皮是也

說苑子貢問孔子今之人臣孰賢孔子曰齊

有鮑叔牙鄭有子皮子貢曰齊無管仲鄭無子

產乎子曰吾聞鮑叔牙之進管仲子皮薦於有

之進子產未聞管仲子產有所進也薦於有司而專其美者則僕未之聞也是誠難矣古猶難之而況今乎獨不得與足下偕生中古

之間進相援也退相拯也已乃出乎今世雖

王林國韓長孺復生說苑魯哀公問於孔子曰當今之時君子誰賢

對曰衛靈公有士曰王林國有賢人必進而靈

任之無不達也不能達退而與分其祿而靈

公尊之前漢韓安國字長孺所推舉皆廉士

賢於已者於梁舉壺遂臧固至它皆天下名

士亦以不能為足下抗手而進以取僂笑

矧僕之齷齪者哉離乙角切齷測角切小節也史記作握齷注急促貌

前漢作握齷注局脛也若將致僕於奔走先後之地而

役使之詩予曰有奔走則勉充雅素不敢告

憊蒲拜嗚呼始僕之志學也甚自尊大頗慕

古之大有為者汨沒至今自視缺然知其不

盈素望久矣上之不能交誠明達德行延孔

子之光燭于後來次之未能勵材能興功力

致大康于民垂不滅之聲退乃俛俛於下列

俛俛無見貌禮記治國而無禮猶譬者之無目俛音振又曰良切咕咕於末

位咕他偃仰驕矜道人短長不亦冒先聖之

誅乎固吾不得已耳樹勢使然也一無穀梁

子曰心志既通而名譽不聞友之過也出穀

昭公蓋舉知揚善聖人不非况足下有文行

九年

唱之者有其人矣繼其聲者吾敢闕焉其餘
去就之說則足下觀時而已不悉宗元白

答嚴厚輿論師道書

公嘗有答韋中立袁君陳書與

此書意皆合大抵皆避為師之名而不當者集又有送嚴公賦下第序厚輿豈即公賦耶答韋書在元和八年則此書又在後

二十五日某白馮翊嚴生足下得生書言為

師之說惟僕所作師友箴

見集

與答韋中立

書欲變僕不為師之志屈已為弟子

屈上一有而字

凡僕所為二文其卒果不異僕之所避者名

也所憂者其實也實不可一日忘僕聊歌以

為箴行且求中以益已慄慄不敢暇又不敢

自謂有可師乎人者耳若乃名者方為薄世

笑罵僕脆怯尤不足當也內不足為外不足

當眾口雖懇懇見迫其若吾子何實之要二

文中皆是也吾子其詳讀之僕見解不出此

吾子所云仲尼之說豈易耶仲尼可學不可

為也學之至斯則仲尼矣未至而欲行仲尼

之事若宋襄公好霸而敗國卒中矢而死

左傳

僖公二十二年宋人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公傷脰二十三年五月卒傷于泓故也

仲尼豈易言耶馬融鄭玄者二子獨章句師耳今世固不少章句師僕幸非其人吾子欲之其有樂而望吾子者矣言道講古窮文辭以爲師則固吾屬事僕才能勇敢不如韓退之故又不爲人師人之所見有同異吾子無以韓責我若曰僕拒千百人又非也僕之所拒拒爲師弟子名而不取當其禮者也若言道講古窮文辭有來問我者吾豈嘗瞋目閉

口邪

瞋稱人切怒目也

敬叔吾所信愛

敬叔字

今不

得見其人又不敢廢其言

一本無不字却言字下有哉字

吾

子文甚暢遠恢恢乎其闢大路將疾馳也攻

其車肥其馬長其筴

即策字

調其六轡

詩六轡在手註

駟馬六轡

中道之行大都捨是又奚師歟亟謀於

知道者而考諸古師不乏矣幸而亟來

亟立切

終日與吾子言不敢倦不敢愛不敢肆苟去

其名全其實以其餘易其不足亦可交以爲

師矣如此無世俗累而有益乎已古今未有

好道而避是者宗元白

報袁君陳秀才避師名

袁君集不他見以書致之

時在永興韋巖書相後云

秀才足下僕避師名久矣往在京師後學之士到僕門日或數十人僕不敢虛其來意有長必出之有不至必基之基渠記切教也其教也雖若是當時無師弟子之說其所不樂為者非以師為非弟子為罪也有兩事故不能自視以為不足為一也世久無師弟子決為之且

見非且見罪懼而不為二也其大說具答韋中立書今以往可觀之秀才貌甚堅辭甚強僕自始覲固奇秀才及見兩文愈益奇雖在京都日數十人到門者誰出秀才右耶前已畢秀才可為成人非一作必僕之心固虛矣又何鯢鵬互鄉於尺牘哉論語互鄉難與言童子見何下一有辱字秋風益高暑氣益衰可偶居卒談秀才時見咨僕有諸內者不敢愛惜惜一無字大都文以行為本在先誠其中其外者當先讀六經次論語

孟軻書皆經言左氏國語莊周屈原之辭稍
采取之取一無穀梁子太史公甚峻潔可以出
入餘書俟文成異日討也討下一其歸在不
出孔子此其古人賢士所懍懍者求孔子之
道不於異書於一作秀秀才志於道慎勿惟勿雜
勿務速顯道苟成則懋然爾懋一作勃久則蔚然
爾蔚音源而流者歲早不固蓄穀者不病凶
年蓄珠玉者不虞殍死矣然則成而久者其
術可見雖孔子在為秀才計未必過此不具

宗元白

一本無不具字

答韋珩六韓愈相推以文墨事書

退

書不見於集而其畧粗見於此
韋珩夏卿之姪正卿之子夏卿
史有傳正卿附見於傳珩載于
年表公謂馬遷於退之固相上
下而揚惟不若退之其相推選
亦至矣集又自寄珩詩在別卷
據書云封示退之書此當與論
史書相後先元和八九年間也

音珩

足下所封示退之書云欲推避僕以文墨事
且以勵足下若退之之才過僕數人尚不宜

推避於僕非其實可知一無可固相假借為之詞耳退之所敬者司馬遷揚雄遷於退之

固相上下若雄者如太玄法言及四愁賦揚雄

以為經莫大於易作太玄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詞莫麗於相如作四賦謂甘泉河東羽

獵長揚賦後人退之獨未作耳決作之加恢妄加愁字也

奇至他文過揚雄遠甚雄之遣言措意之一

頗短局滯澁不若退之猖狂恣睢肆意有所

作一作猖狂恣肆寓意有所作。恣若然者七咨切睢許維許韋二切自得貌

使雄來尚不宜推避而况僕耶彼好獎人善

以為不屈已善不可獎故慊慊云爾也慊音

也一無足下幸勿信之且足下志氣高好讀

南北史書通國朝事穿穴古今後來無能和

胡卧切而僕稚駘語駘卒無所為但赳赳文

墨筆硯淺事赳千容切今退之不以吾子勵

僕而反以僕勵吾子愈非所宜然卒篇欲足

下自挫抑合當世事以固當丁浪切雖僕

亦知無出此吾子年甚少知己者如麻音無

不患不顯貞元二十一年患道不立耳此僕

以自勵亦以佐退之勵足下不宜宗元頓首
再拜

答貢士廖有方論文書

廖生書欲求公為序其端

見於此公既許之公集有送詩人廖有方序見別卷書在永州

三日宗元白得秀才書知欲僕為序然吾為文非苟然易也於秀才則吾不敢愛吾在京都時好以文寵後輩由吾文知名者亦為不少焉自遭斥逐禁錮益為輕薄小兒譁囂詳

朋增飾無狀當途人率謂僕垢污重厚舉將

去而遠之今不自料而序秀才秀才無乃未

得嚮時之益而受後事之累去聲吾是以懼潔

然盛服而與負塗者處易喚見豕負塗也而又

何賴焉然觀秀才勤懇意甚久遠不為頃刻

私利欲以就文雅則吾曷敢以讓當為秀才

言之然而無顯出於今之世視不為流俗所

扇動者乃以示之既無以累秀才亦不增僕

之詬罵也計無宜於此若果能是則吾之荒

言出矣

元和十一年有方中進士第改名游鄉

宗元白

答貢士蕭纂欲相師書

書蕭生不詳

其何許人書云始退跡野廬必未尉藍田時作

十二日宗元白始者負戴經籍退跡草廬塊

守蒙陋坐自壅塞

壅一作擁

不意足下曲見記憶

遠辱書訊既以高文開其知思

並去聲

而又超

僕以宗師之位貸僕以丘山之號流汗伏地

不知逃匿幸過厚也前時獲足下灌鍾城銘

竊用唱導於聞人僕常赧然

赧乃板切

羞其僭踰

今覽足下尺牘勤備厚似欲僕贊譽者此

固所願也詳視所貺曠然以喜是何旨趣之

博大詞采之蔚然乎鼓行於秀造之列此其

戈矛矣舉以見投為賜甚大俯用討度不自

謂宜顧視何德而克堪哉且又教以耘其蕪

穢甚非所宜僕不敢聞也其他唯命宗元白

報崔黯秀才書

崔黯新史有傳寧之子也後擢進士第一

本作崔翦翦新舊史皆無傳此書在永州作

崔生足下辱書及文章辭意良高所嚮慕不

凡近誠有意乎聖人之言然聖人之言期以
明道學者務求諸道而遺其辭辭之傳於世
者必由於書書謂字書道假辭而明辭假書而傳
要之之道而已耳之道謂道也及及乎物而
已耳斯取道之內者也今世因貴辭而矜書
粉澤以爲工適密以爲能適音首不亦外乎吾
子之所言道匪辭而書其所望於僕亦匪辭
而書是不亦去及物之道愈以遠乎僕嘗學
聖人之道身雖窮志求之不已庶幾可以語

於古恨與吾子不同州部閉口無所發明觀
吾子文章自秀士可通聖人之說今吾子求
於道也外而望於予也愈外是其可惜歟吾
且不言是負吾子數千里不棄朽廢者之意
故復云爾也凡人好辭工書者皆病也音癖
辟廢音廢吾不幸蚤得二病學道以來且音廢故鍼
攻熨攻熨與針同熨紆勿切火熨也不能
去纏結心腑牢甚願斯須忘之而不克竊嘗
自毒今吾子乃始欽欽思易吾病不亦惑乎

斯固有潛塊積瘕中子之內藏瘕音選又病也五篇又文

選文許二切久病也腹中恬而不悟可憐哉

其卒與我何異均之二病書字益下而子之

意又益下則子之病又益篤甚矣子癖於伎

也吾嘗見病心腹人有思嚼上炭嚼徒監切與歌同

嗜酸鹹者不得則大戚其親愛之者不忍其

戚因探而與之東坡醉墨堂詩云乃知椰子語不妄病嗜土炭如珍羞用

此觀吾子之意亦已戚矣吾雖未得親愛吾

子然亦重來意之勤有不忍矣誠欲分吾土

炭酸鹹吾不敢愛但遠言其證不可也俟百

乃悉陳吾狀未相見且試求良醫為方已之

苟能已大善則及物之道專而易通若積結

既定醫無所能已幸期相見時吾決分子其

嚼嗜者不具宗元白

答吳秀才謝示新文書吳秀才當是武陵族子

其白向得秀才書及文章類前時所辱遠甚

多賀多賀秀才志為文章又在族父處越謂

吳武陵或曰公自謂其族父柳公綽耳豈吳生隨柳公綽在湖南耶其時元和七年耶

無多賀二字并無又在族父處五字蚤夜孜孜何畏不日日新
又日新也雖間不奉對苟文益日新則若亟
見矣夫觀文章宜若懸衡然增之銖兩則俯
反是則仰無可私者秀才誠欲令吾俯乎則
莫若增重其文今觀秀才所增益者不啻銖
兩吾固伏膺而俯矣禮記得一善奉拳服膺而弗失之謂奉持之也
一無膺字愈重則吾俯茲甚秀才其懋焉苟增而
不已則吾首懼至地耳又何聞踈之患乎還
荅不悉宗元白

復杜溫夫書

一云復杜溫夫所用乎

溫夫集不他見按韓愈以元和十四年謫潮州書中及之此書必十四年春作

二十五日宗元白兩月來三辱生書書皆逾

千言意者相望僕以不對答引譽者望然也

僕誠過也而生與吾文又十卷噫亦多矣文

多而書頻吾不對答而引譽宜可自反而來

徵不肯相見肯一作日亟拜亟問其得終無辭乎

凡生十卷之文吾已略觀之矣吾性駁滯多

所去甚論安敢懸斷是且非耶書桓吾必曰

周孔抵與同周孔安可當也語人必於其倫禮出

記生以直躬見桓論語吾黨有直躬者直躬謂直道也宜無所

諛道而不幸乃曰周孔吾豈得無駭怪且疑

生悖亂浮誕無所取幅尺以故愈不對答來

柳州見一刺史即周孔之元和七年公自永州召至京尋復謫

刺史柳州今而去我道連元和十年三月以劉禹錫為連州刺史而

謁於潮元和十四年正月之二邦又得二周

孔去之京師京師顯人為文詞立聲名以千

數又宜得周孔千百何吾生胷中擾擾焉多

周孔哉謝昌國曰子厚之論正矣然以史考之方子厚與劉夢得附王叔文也譽

之以為伊周復出是子厚自處初亦未善温

夫以子厚為周孔若尚可也子厚以叔文為

伊周其可乎子厚為司馬刺史時必覺今是

而昨非者也非其初之嘗舌于依則温夫安

得而周哉吾雖少為文不能自雕斲引筆行墨

快意累累倫道切意盡便止亦何所師法立言

狀物未嘗求過人亦不能明辨生之才致但

見生周助字不當律令唯以此奉答所謂乎

歟耶哉夫者疑辭也矣耳焉也者決辭也今

生則一之宜考前聞人所使用與吾言類且
異慎思之則一益也庚桑子言藿蠲鵠卵者
吾取焉莊子曰奔蠶不能化蠲越雞不能伏
鵠卵藿蠲豆藿中大青虫越鷄水鷄
○獨音蜀一作道連而謁於潮其卒可化平
鷄鵠胡沃切
然世之求知音者一遇其人或為十數文即
務往京師急日月犯風雨走謁門戶以冀苟
得今生年非甚少而自荆來柳自柳將道連
而謁於潮途遠而深矣途下一則其志果有
有愈字
異乎又狀貌巖然類丈夫巖鵠
九切視端形直心

無歧徑其質氣誠可也獨要謹充之爾謹充
之則非吾獨能生勿怨生下一
有宜字亟之二邦以
取法時思吾言非固拒生者孟子曰余不屑
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而已矣宗元白

上門下李夷簡相公陳情書

新史夷簡傳元

和十三年召為御史大夫進門
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書
當在柳州時作

日月使持節柳州諸軍事守柳州刺史柳宗
元謹再拜獻書于相公閣下宗元聞有行三

塗之艱一有而墜千仞之下者
左傳昭公四年

日四嶽三塗陽城太室荆山終南九州仰望

於道號以求出過之者日千百人皆去而不

顧就令哀而顧之者不過攀木俯首深贖太

息贖音賓張目良久而去耳其卒無可柰何

然其人猶望而不止也俄而有若鳥獲者鳥獲

秦武王時有力人也持長綆千尋綆古杏切徐而過焉

其力足為也其器足施也號之而不顧顧而

日不能力則其人知必死於大壑矣何也是

時不可遇而幸遇焉而又不逮乎已然後知

命之窮勢之極其卒呼憤自斃音弊不復望於

上矣宗元曩者齒少心銳徑行高步不知道

之艱以陷乎大阨窮躓殞墜躓職利切殞廢為

孤囚日號而望者十四年矣永和十三年為

十四年矣其不顧而去與顧而深贖者俱不乏焉

然猶仰首伸吭張目而視吭下浪居郎曰庶

幾乎其有異俗之心非常之力當路而垂仁

者耶今閣下以仁義三直人居相位宗元實

竊拊心自慶以爲獲其所望故敢致其詞以
聲其哀若又捨而不顧則知沉埋踣斃無復
振矣踏滿伏惟動心焉宗元得罪之由致謗
之自以閣下之明其知之久矣繁言蔓詞祇
益爲黷伏惟念墜者之至窮錫曰獲之餘力
舒千尋之綆垂千仞之艱致其不可遇之遇
以卒成其幸庶號而望者得畢其誠無使呼
憤自斃沒有餘恨則士之死於門下者宜無
先焉生之通塞決在此舉無任戰汗隕越之

至不宣宗元惶恐再拜

河東先生集卷第三十四

東吳韻雲
鵬校壽梓

河東先生集卷第三十五

啓

上廣州趙宗儒尚書陳情啓

一本無廣州字

宗儒字秉文鄧州穰人按新史未嘗為廣州節度使此啓云天罰深重當元和初公喪母之時元和元年四月以安南都護趙昌為廣州刺史嶺南節度使則此啓當是與昌然公作趙大秀才序亦云尚書由交廣為刺史必有所據也

某啓某天罰深重餘息苟存元和元年五月

州永沉窳俟罪朝不圖夕伏謁無路不任荒戀

之誠伏念宗元初授御史之日貞元十九年

公為監尚書與杜司空杜黃先賜臨顧先耀

里間下情至今尚增惶惕頃以黨與進退投

竄零陵囚繫所迫不得歸奉松檟古雅哀荒

窮毒人理所極親故遺忘音況於他人朝夕

之急饘粥難繼音宗祀所重不敢死

亡偷視累息已逾歲月伏以尚書德量弘納

義風遠揚收撫之恩始於枯朽敢以餘喘上

累深仁伏惟惻然見哀使得存濟悽悽荒懇

悽音婁恭謹貌一曰勤也叩顙南望竊以動心於無情之

地施惠於不報之人古烈尚難況在今日而

率然干冒決不自疑者蓋以聞風之日久嚮

德之誠至振高義於流俗之外合大度於古

人之中獨有望於閣下而已非敢以尋常祈

向之禮當大賢匍匐之仁詩匍匐救之匍匐

伏又蒲風夜忖度果於自卜方在困辱不敢

多言伏紙惶恐不勝戰越謹啓

上西川武元衡相公謝撫問啓元衡字伯

蒼憲宗即位蜀新定詔元衡檢
校吏部尚書兼門下侍郎同平
章事為劍南西川節度使元和
八年至自西川啓云伏匿嶺下
于今七年元
和六年作也

某啓某愚陋狂簡不知周防失於夷途陷在
大罪伏匿嶺下于今七年追念徃愆寒心飛
魄幸蒙在宥莊子聞在宥天下不聞得自循
省豈敢徹聞於廊廟之上見志於樽俎之際
以求心於萬一者哉相公以舍弘光大之德
易坤卦廣博淵泉之量禮記溥博淵
不遺垢

汙先賜榮示奉讀流涕以懼以悲屏營舞躍
○屏營恐懼之貌
不敢寧處是將收孟明於三

敗左傳僖三十三年秦繆公使孟明視將兵
人與師敗孟明于殽及三年孟明視將兵
報殺之役戰于彭衙孟明敗績公孫用孟
明增修國政次年孟明責曹沫於一
魯人也為魯將與齊戰三敗此莊公十三年
與齊相公盟于柯沫執匕首劫桓公以齊
魯弱大國侵魯亦以甚矣相公乃許齊
歸魯之侵地左傳作曹劌沫莫佩如俾折
脅臙脚之倫鄒陽書司馬喜臙脚於宋卒
應侯。臙音牝則得自拂飾以期效命於鞭
刑也。臙音切

策之下此誠大君子并容廣覽棄瑕錄用之
道也自顧孱鈍山切無以克堪祇受大賜豈
任負戴精誠之至炯然如日炯古拜伏無路
不勝惶惕輕冒威重戰汗交深

謝襄陽李夷簡尚書委曲撫問啓元和

六年四月以戶部侍郎李夷簡
檢校禮部尚書為山南東道節
度使啓云襄州即
此時也公在永州

某啓當州謂永貞外司馬李幼清傳示尚書

委曲委曲書也特賜記憶過蒙存問捧讀喜懼浪

然涕流郎浪音慶幸之深出自望外伏惟尚書

鶚立朝端風行天下入統邦憲出分主憂控

此上游見漢書項羽傳式是南服詩式是

法式凡海內奔走之士思欲修容於轅門之

外季孫之母死曾子與子貢入於其廩而修容焉云修

容更莊飾也轅躡履於油幢之前也

譬之涉蓬瀛海中三山曰方丈蓬萊崑崙閼風二山名十洲記崑崙山有三角一角正

閼風二山名十洲記崑崙山有三角一角正

東名崑崙宮不可得而進也某負罪淪伏聲

銷跡滅固世俗之所棄親友之所遺也希大
賢曲見存念是以展轉歔歔音虛書宵與
願為廝役以報恩遇瞻仰霄漢邈然無由網
羅未解縱羽翼而何施囊檻方堅雖虎豹其
焉往不任踊躍懇戀之至謹奉啓起居輕贖
威嚴倍增戰越

賀趙江陵宗儒辟符載啓宗儒履歷已具註前

啓作之時日當先後也符載字厚之蜀都人有奇才以王霸白

詩

某啓伏聞以武都符載為記室天下立志之
士雜然相顧繼以歎息知為善者得其歸嚮
流言者有所間執左傳頃以問執直道之所
行義風之所揚堂堂焉實在荆山之南矣幸
甚幸甚夫以符君之藝術志氣為時聞人才
位未會盤桓固久中間因緣陷在危邦與時
偃仰不廢其道韋臯鎮蜀以載為支使劉闢
略云行義則固輔仁乃通定年良觀闕之
中及阜卒關擅惣留務載亦在幕中闕敗載
素服請罪而崇文以其贊有而為見忌嫉者
行義輔仁之誦禮而釋之

橫致唇吻房給事以高節特立明之于朝王
吏部以清議自任辦之於外然猶小人浮議
困在交戟劉向傳今侯那與賢臣並交戟之
內註交戟謂守衛者與此意同
凡諸侯之欲得符君者城聯壤接而惑於騰
沸環視相讓莫敢先舉及受署之日則皆開
口垂臂悵望悼悔譬之求珠於海而徑寸先
得廣雅云有大珠徑
寸幾圍二寸已上則眾皆快然罷去知奇
寶之有所歸也嗚呼巧言難明下流多訕一作
謗司馬遷書云負下
未易居下流多謗議自非大君子出世之氣

則何望焉瞻望清風若在天外無任感激欣
躍之至輕贖陳賀不勝戰越不宣謹啓

與邕州李域中丞論陸卓啓公集
邕州

李中丞墓誌然非域
也陸卓事亦不之見

某啓伏以至公之道施恩而不求報獎善而
不爲功所以振宣幽光激勵頽俗誠大君子
所蓄積也司馬遷報任安書
其素所蓄積也竊見故招討判
官試右衛胄曹參軍陸卓生稟清操長於吏
理累仕所至至一作
作諫必獲休聲獲一作
有再舉府曹

績用茂著頃以狂賊李元慶劫取留後擅樹
兇徒構災扇禍期在旦夕一夫見刃莫爲已
用而卓以此時特立不懼終翦強暴以寧師
人既而不幸嬰疾物故不獲一日趨事以受
其職有功未報有善未錄伏承閣下言論之
餘每所嗟異優給家屬恩禮特殊行道之人
皆所欽伏儻錄其事跡奏一贈官使懷憤之
冤知感恩於地下秉志之士思受命於門庭
足以勸獎三軍諸葛孔明出師表獎帥三軍豈止光榮一

族伏惟不棄狂瞽特賜裁量幸甚幸甚某與
卓未嘗相識敢率愚直以期至公輕黷威嚴
伏增戰悚謹啓

謝李中丞安撫崔簡戚屬啓此非前邕州李

中丞乃以下湖南李中丞啓三此卷有其
有湖南李中丞啓三此卷有其
二後卷有其一公在巡屬蓋其所
湖南道故云凡在巡屬蓋其所
部明矣公作崔簡墓誌卒在
元和七年正月書又當前云

某啓伏見四月六日勅刺史崔簡以前任賊
罪決一百長流驩州簡字子敬公之姊夫元
和初爲連州刺史徙永

州未至永而連之人愬簡伏奉去月二十三
御史按章具獄坐流驪州日牒崔簡家口牒州安存并借官宅什器差
人與驅使伏惟中丞以直清去敗政以惻隱
撫窮人罪跡暴著則按之以至公家屬流離
則施之以大惠各由其道咸適于中威懷並
行仁義齊立繩愆糾繆書罔命列郡肅澄清
之風匡困資無闔境知噢咻之德噢威遇切又音郁咻切
吁尤切又音煦左傳作懷休注凡在巡屬慶懼交深伏
見崔簡兒女十人皆柳州之出簡之所犯首

末知之蓋以風毒所加漸成狂易

音亦簡飢五石病瘍

亂不知畏法坐自扞刑名為賊賄卒無儲蓄

得罪之日

簡權厝誌云坐流驪州初弟訟于朝天子黜連帥罷御史云連帥

即此百口熬然叫號羸頓不知所赴儻非至

仁厚德深加憫恤則流散轉死期在須臾某

幸被縲囚縲倫追切久沐恩造至於骨肉又荷哀

矜循念始終感懼無地謹勒祇承人沈澹奉

啓陳謝下情輕贖一本作瀆

上湖南李中丞于廩食啓

即前啓李中丞也公

論來州故以廩食告之又在前
書之前也一無干廩食三字

某啓某嘗讀列子書有言於鄭子陽者曰列

禦寇蓋有適之士也居君之地而窮若不好

士若一使之然乎子陽於是以君命輸粟於

列子列子不受列子說符之文固嘗高其志又讀孟

子書言諸侯之於士曰使之窮於吾地則賙

之賙之亦可受也又惟孟子以希聖之才命

代而出不卓然自異以潔白其德取食於諸

侯不以爲非斷而言之則列子獨任之士唯

已一毛之爲愛孟子揚了取爲我拔一
毛而利天下不爲也故遁

以自免孟子兼愛之士唯利萬物之爲謀故

當而不辭今宗元處則無列子之道出則無

孟子之謀窮則去讓而自求定公穀梁傳求
者請也古之人

重請何重乎請人之所以爲人者讓也請道
去讓也則是舍其所以爲人也二字本此

至則捧受而不慙不一則固爲貪凌苟冒人
作無

矣董生曰明明求財利唯恐困乏者庶人之

事也董仲舒答武帝策是皆詬恥之大者而無所避

之何也以爲士則黜辱爲農則斥遠無伎不

可以爲工無貲不可以爲商抱大罪處窮微
音以當惡歲而無廩食又不自列於閣下則
非所以待君子之意也待一作侍又轉作示伏惟覽子
陽孟子之說以垂德惠無使惶惶然控于他
邦詩控于大邦註控引也箋云欲求援引之力助於大國之諸侯重爲董生
所笑則縲囚之幸大矣

上桂州李中丞薦盧遵啓

盧遵公之內弟也公

集有序送遵遊桂州在元和四年當與此書同時作

凡士之當顯寵貴劇則其受賜於人也無德

心焉何也彼將曰吾勢能得之是其所出者
大而其報也必細居窮厄困辱則感槩捧戴
萬萬有加焉是其所出者小而其報也必巨
審矣故凡明智之君子務其巨以遺其細則
功業先乎當時聲名流乎無窮其所以激之
於中者異也若宗元者可謂窮厄困辱者矣
世皆背去顛頽曠野獨賴大君子以明智垂
仁問訊如平生光耀囚錮若被文繡嗚呼世
之知止足者鮮矣既受厚遇則又有不已之

求以黷閣下之嚴威然而亦欲出其感槩捧
戴而効其巨者伏惟閣下留意裁擇幸甚幸
甚伏以外族積德儒厚以爲家風周齊之間
兄弟三人咸爲帝者師解在二十四卷孝仁
之譽高於他門伯舅叔仲咸以孝德通于鬼
神爲文士所紀述相國彭城公嘗號于天下
名其孝以求其類則其後咸宜碩大光寵以
充神明之心乃今凋喪淪落莫有達者豈與
善之道老子天道無親常與善人無可取耶獨內弟盧遵

其行類諸父靜專溫雅好禮而信飾以文墨
達於政事今所以聞於閣下者無忤於心無
愧於色焉以宗元棄逐枯槁故不求遠任務
顯名而又難乎其進也竊高閣下之舉賢容
衆故願委心焉則施澤於遵過於厚賜小人
也遠矣以今日之形勢而不廢其言論語君子不以言舉人使遵也有籍名於天官天官謂吏部獲
祿食以奉養用成其志一舉而有知恩之士
二焉可不務其巨者乎伏惟試詳擇焉言而

無實罪也其敢逃大謹一本止作言而進退
恐懼不知所裁不宣謹啓

東吳朝
羽林軍

河東先生集卷第三十五

河東先生集卷第三十六

啓

上權德輿補闕温卷决進退啓時年

德宗開其才召為太常博士改
左補闕正元中知禮部貢舉真
拜侍郎凡三歲甄品詳諦所得
士相繼為公卿宰相取明經初
不限貧史所載如此韓昌黎有
燕河南海府秀才詩云昨聞詔書
下權公作邦禎文人得其職文
道當大行以此觀之則德輿之
在當時誠多士之龍門也公上
書求馳聲成名之資基宜矣

補闕執事宗元聞之重遠輕邇賤視貴聽所



由古矣竊以宗元幼不知耻少又躁進拜揖
長者自于幼年是以遙俊造之末跡造初厠
牒計之下列厠初賈藝求售賈音閫無善價
閫苦壁切苦載文筆而都儒林者匪親乃舊率
皆携撫相示談笑見眊尼質切喔咿楚詞
嚶嚶嚶於祗切噉乙角切為達者音無乃觀其
樸者鄙其成狎其幼者薄其長耶將行不拔
異操不砥礪學不該廣文不炳燿實可鄙而
薄耶今鴛鴦充朝而獨干執事者特以顧下

念舊收接儒素異乎他人耳敢問厥由庶幾
告之俾識去就幸甚幸甚今將慷慨激昂奮
攘布衣縱談作者之筵曳裾名卿之門抵掌
裁弁弁冠也厚自潤澤進越無恧汗達者之視
聽狂狷愚妄固不可為也復欲俛默惕息疊
足榻翼拜祈公侯之闔跪邀賢達之車竦魂
慄股兢恪危懼榮者倦之彌忿厥心又不可
為也若慎守其常確執厥中固其所矣則又
色平氣柔言訥性魯無特達之節無推擇之

行漢書以貧無行瑣瑣碌碌晉書瑣瑣常人
一孺子耳孰謂其可進孰謂其可退抑又
聞之不鼓踴無以超泥塗不曲促無以由險
艱不守常無以處明分不執中無以趨夷軌
今則鼓踴乎曲促乎守其常而執厥中乎浩
不知其冝矣進退無倚宵不遑寐乃訪于故
人而咨度之其人曰補闕權君著名踰紀行
為人高言為人信力學掞文掞以朋儕稱雄
皆切皆切子亟拜之足以發揚對曰衷燕石而履

云圃荀子云宋之愚人得燕石於梧桐臺之
笑曰此燕石也與瓦甃不殊周容觀之掩口而
有玄圃臺衷懷也葛仙公傳崑崙崑崙山
圃爾雅西北之美者有帶魚目而游漲海
崑崙之墟璆琳琅耳焉帶魚目而游漲海選
盧諶贈劉琨詩序云所謂咸池於北里夜
光報於魚目注云夜光寶珠而報魚目抵取誚
也言琨能疇詩是以寶珠而報魚目
也曰雜書云秦失金鏡魚目入珠
耳曷予補乎其人曰跡之勤者情必生焉心
之恭者禮必報焉况子之文不甚鄙薄者乎
苟或勤以奉之恭以下之則必勗勵爾行輝
耀爾能言為建瓴漢高紀田肯賀上曰陛下

可東卷六

齊美堂

兵於諸侯譬猶居高堂之上建瓴晨發夕被
水也瓴盛水瓶。建音零瓴音零
聲馳而響溢風振而草靡可使尺澤之鯢鯢刺魚也郭璞云似鯢四足。鯢研奚切奮鱗而縱海密網之鳥
舉羽而翔霄子之一名何足就矣庶為終身
之遇乎曷不舉馳聲之資挈成名之基授之
權君然後退行守常執中之道斯可也愚不
敏以為信然是以有前日之拜又以為色取
象恭論語色取仁而行違大賢所飲依據朝
造夕謁大賢所倦性頗踈野竊又不能是以

育今茲之問仰惟覽其鄙心而去就之繫誠
齋慮不勝至願謹再拜

上大理崔大卿應制舉不敏啓

新史年表

崔同嘗為大理少卿崔銳嘗為大理卿然皆不見於傳公此書蓋未中博學宏詞時作爾

古之知己者不待來求而後施德舉能而已
其受德者不待成身而後拜賜感知而已故
不叩而響不介而合則其舉必至而其感亦
甚斯道遁去遼闊千祀何為乎今之世哉若

宗元者智不能經大務斷大事非有恢傑之
才學不能探奧義窮章句爲腐爛之儒雖或
實力於文學勤勤懇懇于歲時然而未能極
聖人之規矩恢作者之聞見勞費翰墨徒爾
拖逢掖逢大也掖袂也曳大帶游於朋齒且有
愧色豈有能乎哉閣下何見待之厚也始者
自謂抱無用之文戴不肖之容雖振身泥塵
仰睇雲霄何由而能哉遂用收視內顧頰首
絕望頰與甘以沒沒也今者果不自意他日

瑣瑣之著述幸得流於衽席接在視聽閣下
乃謂可以蹈遠大之途及制作之門決然而
不疑介然而獨德是何收採之特達而顧念
之勤備乎且閣下知其爲人何如哉其貌之
美陋質之細大心之賢不肖閣下固未知也
而一遇文字志在濟拔斯蓋古之知己者已
故曰古之知己者不待來求而後施德者也
然則亟來而求者誠下科也宗元向以應博
學宏詞之舉會閣下辱臨考第司其升降當

此之時意謂運合事并適丁厥時其私心日以自負也無何閣下以鯢鱗之勢不容尺澤悠爾而自放廓然而高邁其不我知者遂排逐而委之委之誠當也使古之知己猶在豈若是求多乎哉夫仕進之路昔者竊聞于師矣太上有專達之能乘時得君不由乎表著之列昭十一年叔向曰朝有著定會有表會內外列常處謂之表著表者野而取將相行會設表以為位。著張憲切其政焉其次有文行之美積能累勞不由乎

舉甲乙歷科第登乎表著之列顯其名焉又其次則曰吾未嘗舉甲乙也未嘗歷科第也彼朝廷之位吾何修而可以登之乎必求舉是科也然後得而登之其下不能知其利又不能務其往則曰舉天下而好之吾何為獨不然由是觀之有愛錐刀者以舉是科為悅者也有爭尋常者以登乎朝廷為悅者也有慕權貴之位者以將相為悅者也有樂行乎其政者以理天下為悅者也然則舉甲乙歷

科第固爲末而已矣得之不加榮喪之不加
憂苟成其名於遠大者何補焉然而至於感
知之道則細大一矣成敗亦一矣故曰其受
德者不待成身而後拜賜然則幸成其身者
固末節也蓋不知來求之下者不足以收特
達之士而不知成身之末者不足以承賢達
之遇審矣伏以閣下德足以儀世才足以輔
聖文足以當宗師之位學足以冠儒術之首
誠爲賢達之表也顧視下輩豈容易而收哉

而宗元樸野昧劣進不知退不可以言乎德
不能植志於義而必以文字求達不可以言
乎才秉翰執簡敗北而歸不可以言乎文登
場應對刺繆經旨刺華切也不可以言乎學

固非特達之器也忖省陋質豈容易而承之
哉叨冒大遇穢累高鑒喜懼交爭不克寧居

竊感荀瑩如實出已之德左傳成三年荀瑩

有將寘楮中以出既謀之未行而楚人歸之
賈人如晉荀瑩善視之如實出已○瑩音鶯
敢希豫讓國士遇我之報史記豫讓事智伯

讓欲刺襄子曰智伯國伏候門屏敢俟招納
士遇我故我國士報之禮伏惟以知己之道終
謹奉啓以代投刺之禮伏惟以知己之道終
撫薦焉不宣宗元謹啓

上裴晉公度獻唐雅詩啓詩雅者正

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
小雅焉有大雅焉公所作唐雅

見第一卷

宗元啓伏以周漢二宣中興之業歌於大雅

載於史官然而申甫作輔詩維申及甫維周

謂甫方召專淮夷之功方謂方叔召謂召公

侯虎也詩江漢尹吉甫

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魏邴謀謨

淮夷又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猷辛趙謂辛武賢

魏邴謂魏辛趙致罕羗之績趙充國同為破

羗將軍有平文武所注中外莫同伏惟相公

先零之功

天授皇家聖賢克合謀協一德以致太平入

有申甫魏邴之勤出兼方召辛趙之事東取

淮右謂平吳北服恒陽謂成德節度使王承

入侍恒陽也畧不代出功無與讓故天下文士

皆願秉筆牘勤思慮以贊述洪烈闡揚大勳
宗元雖敗辱斥逐守在蠻裔時公為柳猶欲

振發枯槁決疏潢汗漢音罄效蚩鄙少佐毫

髮謹撰平淮夷雅二篇一曰皇武為晉公作

恐懼不敢進獻私願徹聲聞於下執事庶宥

罪戾以明其心出位僭言惶戰交積無任踊

躍屏營之至不宣宗元謹啓

上襄陽李愬僕射獻唐雅詩啓愬字

既平淮右元和十二年十一月

有詔檢校尚書左僕射襄州刺

史充山南東道節度襄鄧隋唐

復鄆均房等州觀察使賜爵梁

國公山南東道

其鎮在襄陽

宗元啓昔周宣中興得賢臣召虎師出江漢

以平淮夷故其詩曰江漢之泚泚謂江岸王

命召虎召穆公其卒章曰于周受命自召祖

命已上並詩以明虎者召公之孫世本云虎

孫克承其先也今天子中興而得閣下亦出

江漢以平淮夷克承于先西平王李愬討西

父之其事正類然而未有嗣大雅之說以天

下以施後代豈聖唐之文雅獨後於周室哉

宗元身雖陷敗而其論著往往不為世屈意

者殆不可自薄自匿以墜斯時苟有輔萬分
之一雖死不憾謹撰平淮夷雅二篇齋沐上
獻誠醜言淫聲不足以當金石庶繼代洪烈
稗官里人漢藝文志小說家流也出於稗官注
說所造也如淳曰王者欲知閭巷風俗故立
稗官使人稱說之師古曰稗音梯稗之稗國語
為里人所命次注里得採而歌之不勝憤踊
宰也。稗旁卦切

之至輕贖威重戰越交深謹啓

上揚州李吉甫相公獻所著文啓吉甫

罷相為淮南節度使公時在
永州上此啓揚州即謂淮南

宗元啓始閣下為尚書郎正元祐吉甫為尚
書屯田駕部二員

外薦寵下輩漢書灌夫稠人
廣衆薦寵下輩士之顯於門闥

者以十數而某尚幼不得與於厮役及閣下

遭讒妬在外十餘年貞元七年四月陸贄為
相出吉甫明州刺史歷

忠州柳鏡又不得效薄伎於前以希一字之褒

貶公道之行也閣下乃始為贄書訓辭擅文

雅於朝以宗天下永正元年中八月以吉甫為
考工郎中知制誥十二月

為中書舍人而某又以此時去表著之位野
會

則有表朝會受放逐之罰永正元年九月公
自禮部員外郎責

刺邵州未至十一月再荐仍囚錮視日請命
命謂死進退違背思欲一日伏在門下而不
可得常恐拖斯志以沒率無以知於門下冥
冥長懷魂魄幽憤故敢及其能言貢書編文
冒昧嚴威以畢其志伏惟觀覽焉幸甚幸甚
閣下相天子致太平用之郊報報謂報始則天
神降地祇出用之經邦則百貨殖萬物成用
之文教則經術興行用之武事則暴亂翦滅
依倚而冒榮者盡去幽隱而懷道者畢出然

後中分主憂以臨東諸侯元和三年九月罷為淮南節度使
而天下無患盛德大業光明如此而又有周
公接下之道斯宗元所以廢錮濱死而猶欲
致其志焉閣下儻以一言而揚舉之則畢命
荒裔固不恨矣謹以雜文十首上獻縲囚而
干丞相大罪也寧為有聞而死不為無聞而
生去就乖野不勝大懼謹啓

謝李吉甫相公示手札啓

宗元啓六月二十九日元和五年衡州刺史呂溫

道過永州辱示相公手札省錄狂瞽收撫羈縲沐以含弘之仁忘其進越之罪感深益懼喜極增悲五情交戰不知所措宗元性質庸塞行能無取著書每成於廢疾鄭玄別傳云任鄭玄別傳云公羊學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進德廢疾玄乃發墨守鐵膏肓起廢疾云

且乏其馨香明德惟馨非馨常願操篋醫門子莊醫門多疾願以所聞思其則庶幾國有掬溜瘳乎又良醫之門不棄衆疾。篋音遂

蘭室家語與善人居良辰不與夙志多違昨者踊躍殘魂奮揚蓄念激以死灰之氣莊子形如

獨不復然乎田甲曰然即溺之陳其弊第之辭曹子建書云家有弊第致之煙省分絕流眄今則垂露在手清風入懷華袞濫褒於緒衣賈山傳龍門俯收於堦井龍門河在所緒衣賈山傳龍門俯收於堦井龍門河在所

而寒谷生輝寒谷生輝已見上注吹化幽鬱之切藻鏡洞開而秋毫在照藻謂文律傍暢也莊子堦井之蛙伏於堦物之崖○堦井壞井龍門下龍門河在水險不通魚龍之屬莫能上龍門下龍門河在緒衣賈山傳龍門俯收於堦井龍門河在所

志若覲清明換兢危之心如承撫薦非常之
幸豈獨此生伏以淮海劇九天之遙淮南子
天中中央曰鈞天東方曰蒼天北方曰昊天
西方曰幽天南方曰炎天何謂九
朱天南曰陽天蕭湘參百越之俗傾心積念
長懸星漢之上流形委骨永淪魑魅之羣抽
支切音 何以報恩唯當結草左氏傳 無任
喜懼感戀之至

上江陵趙相公寄所著文啓

道宗儒

鄧州穰人元和三年自東都留
守遷刺南節度使公前後與儒

宗啓
凡三

宗元啓往者嘗侍坐於崔比部比部名鵬聞

其言曰今之爲文莫有居趙司勳右者宗儒

中自除林學士再自是恒欲飾其所論著薦

之閣下病其未就將進且退者殆十數焉幸

以廢逐伏匿獲伸其業類於嚮者若有可觀

然又以罪惡顯大甘死荒野不能出其固陋

以求知於閣下則固昧昧徒生於世矣謹獻

雜文十首儻還以數字定其是非使得存於

世則雖生與蠻夷居魂與魑魅游所不辭也

輕瀆威重伏增戰惶謹啓戰惶一作

上嚴東川寄劔門銘啓嚴礪字元明

也元和元年劉闢反自山南西

道節度使討闢以儲備有素檢

宗元伏惟僕射以仁厚蓄生人以勇義平國

難而劔門用兵之事最為天下倡首取其險

固為我要衝礪與高崇文同征劉闢拔劔州

腹心瀆其王師得以由其門而入彷彿布布獲散也

祥音羊獲遂無留滯是閣下之勲力宜著於

萬祀而不已也宗元負罪俟命晷刻觀望道

里深遠不得悉聞當時之威聲然而竊以累

受顧念踴躍盛德恐沒身炎瘴卒無以少報

於閣下是以晝夜恟恟許拱不克自寧今身

雖敗棄庶幾其文猶或傳於世又焉知非因

閣下之功烈所以為不朽之一端也敢默默

而已乎謹撰劔門銘一首惶恐獻上誠無以

稱宏大之畧亦足以發平生之心不勝慙懼

戰越之至

上江陵嚴司空獻所著文啓

嚴綬華州華陰

人挺之從孫也元和六年三月以授檢校司空出為荆南節度使兼江陵尹

宗元啓伏念往歲司空由尚書郎出貳太原

正元中綬自司空負外郎為太原少尹尋加北都副留守又加行軍司馬宗元獲

於天長驛名專用候謁伏蒙叙以世舊許造

門闌自後司空累膺寵榮位極公輔綬累遷尚書右

僕射檢校司空宗元得罪朝列竄身湘南湘南謂霄

漢益高泥塵永棄瞻仰遼絕陳露無由司空

統臨舊荆控制南服道路非遠德化所覃是

敢奮起幽淪仰希光耀伏惟憫憐孤賤特賜

撫存則縲紲之辱有望蠲除鳴吠之能猶希

效用謹獻雜文七首伏惟以一字定其褒貶

終身之幸無以加焉輕贖威嚴伏增戰越

上嶺南鄭相公獻所著文啓憲宗初以鄭綱

同平章事繼出為嶺南節度使廣州刺史

宗元啓伏見與當州韋使君書韋使君永猷

賜存問驚忤悼懼交動於中循念竟日若無容措幸甚幸甚宗元素乏智能復闕周慎一自得罪八年于今時元和七年也兢愧弔影追咎既自以終身沉廢無跡自明不意相國垂愍特記名姓守突奧者突奧謂幽隱之處忽仰睇於白日負泥塗者遂自濯於清源快心暢目不知所喻伏以聖人之道與其進也不保其往故敢藻飾文字洗滌心神致之門下祇俟嚴命伏惟收撫獎勵以成其終謹獻雜文三十六首

冒昧上黷無任踊躍惶恐之至

上李中丞獻所著文啓

即湖南李中丞也與前卷

二啓同其人此啓又與前卷啓中之意同

宗元啓宗元無異能獨好爲文章始用此以進終用此以退今者畏罪悔咎伏匿惴慄猶未能去之時時舉首長吟哀歌舒泄幽鬱因取筆以書紉韋而編紉結也陳切畧成數卷伏念閣下以文章昇大僚統方隅而宗元幸緣罪辜得與編人齒於部內永州在湖南管內不以此時

露其所爲以希大君子顧視則爲陋劣而自
棄也敢飾近文及在京師官命所草者凡三
合四十三篇不敢繁故也儻或以爲有可采
者當繕錄其餘以增几席之污去就鄙野伏
用兢惶謹啓

上裴行立中丞撰訾家洲記啓

元和十二年

年以御史中丞裴行立爲桂管
觀察使故以往州訾家洲記屬
公公至是移書獻記當在十二
年後柳州時作訾即移切又音
紫

右伏奉處分令撰訾家洲亭記伏以境之殊
尤者必待才之絕妙以極其詞今是亭之勝
甲於天下而猥顧鄙陋使爲之記伏受嚴命
不敢固讓退自揣度惕然汗流累奉游宴竊
觀物象涉旬模擬不得萬一竊復詳忖進退
若墜又稽篆刻則有違慢之辜速課空薄又
見踈蕪之累憊期廢事憊與尤所戰慄謹修
撰訖記在上獻退自踟躕音不知所裁
無任墮越惶恐之至

上河陽烏尚書啓一本尚書重胤欲獻

啓文

宗元啓伏以尚書以碩德偉才代著勲烈重胤

父承珙事平兩河定亂重胤少為路州牙將

從史奉詔計王承宗陰與賊連吐突承璀將

圖之以告重胤元和五年四月重胤連從史

命從者賞違者斬士欽手還部無敢動三

城建功憲宗嘉重胤力擢帥河陽有

上控制東方元和九年閏八月淮汝節度使

治汝州隱然長城朝野倚賴宗元雖屏棄遐壤

而飽聞德聲所恨不獲親執鞭弭左傳僖二

公子重耳曰左執鞭弭右屬櫜鞬爾雅以備

戎伍夙夜踴躍不克寧居伏以威稜所加狂

狡已震元狂狡謂吳莫大之績重複增崇小子

久以文字進身嘗好古人事業專當具筆札

拂縑緗上音兼贊揚大功垂之不朽瞻望霄

漢戀慕交深冒躡威嚴伏增戰越

河東先生集卷第三十六

東吳郭雲

鵬校壽梓

